

紫荊 VS 洋紫荊、羊蹄甲 李學勇*

【編注：下面短文是李學勇先生對本刊第84期第45頁關於“紫荊、洋紫荊”的回應。他並附來1997年8月30日在台北《青年日報》發表的“紫荊傳奇”一文，這裏一併刊出，以饗讀者。】

關於“紫荊”與“洋紫荊”名稱的混亂，不僅上海及香港，就在台灣，連修習植物學的“學者”也常弄不清楚。由於香港區旗上的市花“洋紫荊”名稱早已確定，而在亞熱帶的台灣，很少人見過真正的“紫荊”，他們以為“洋紫荊”就是外洋引進的“紫荊”。早把原名“羊蹄甲”認為不太高雅，就把它自然淘汰了。

台灣的“羊蹄甲：*Bauhinia*”據稱有十數種之多。舊書中雖也有“洋紫荊”之名，並未與真的紫荊拉上關係。所以雖有“白花洋紫荊”、“長穗洋紫荊”、“孟氏洋紫荊”以及“黃花洋紫荊”等名稱，但都以“洋紫荊”為一獨立名詞，並不是與真紫荊有血緣上的關係。可是80-90年代的後生分類學家，卻改用了“艷紫荊”、“白花紫荊”等，就成為真紫荊的表親了。

其實，香港最早把在香港發現的 *Bauhinia* 只在單葉的特點上與真紫荊 *Cercis* 有相似之處。因為這兩類植物是豆科中僅有的單葉植物。在認知時就放在一欄。但花的構造相差甚大，不能互相隸屬。不但上海、香港，就在羊蹄甲最多的台灣，也弄不清楚。這也是一件植物學上的趣談了。
(2006年8月29日)

紫荊傳奇——家和萬事興 李學勇

話說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我們這個東方的老大帝國在滿清統治了兩百多年之後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卻因鴉片戰爭，把香港割給了英國。也許正如劉伯溫所料，大清氣數已盡。五十年後的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又因甲午戰敗而把台澎割給了日本。雖然經過二次世界大戰，中國好不容易取消了不平等條約，也收回了台澎，但卻把香港再度落了英人之手。又一個五十年（1949），中國共產黨席捲神州，台灣又成了復興基地，五十年來，台灣和香港的繁榮，與大陸形成了兩岸三地的鼎足之勢。無巧不巧，正在這三地各自蓬勃發展的時候，香港政府卻在1965年熱熱鬧鬧選出了洋紫荊做為市花。難道正應了古時“紫荊傳奇”的故事？

據說南北朝時代有一位星象家吳均。他曾記述一個紫荊的寓言，說：

“京兆田真，兄弟三人共議分財，生貲皆平均，惟堂前一株紫荊樹。共議斫破三片。明日就截之，其樹即枯死，狀如火然。真往見之，大驚，謂諸弟曰：樹本同株。聞將分斫，所以憔悴。是人不如木也。因悲不自勝，不復解樹。樹應聲榮茂。兄弟感合財寶，遂為孝門，真仕至大中大夫。”

一千五百年後，東亞出現了兩岸三地的經濟奇蹟。但是看在G7的眼裏，實在有所疑懼。假若兩岸三地聯合發展，以大陸的人力資源，香港的管理體系，加上台灣的研發潛力，二十一世紀不難坐享榮耀。

香港於今已然回歸，是不是吳均“紫荊傳奇”的先兆，也未可知。但筆者知道，此紫荊並非彼紫荊。因為香港的紫荊只是一種與紫荊相近的“洋紫荊”。

說起（真）紫荊，亞熱帶的居民大概都沒有見過。（真）紫荊是生長在溫帶的一種落葉小灌木。春天新葉尚未伸展，就在枝條上開出密集的紫色小花。雖然不屬蝶形花科，花形卻似豌豆。而且葉片單生，與一般豆科植物的複葉大不相同。香港的洋紫荊為常綠灌木，花既不同於紫荊，為甚麼借用紫荊的名字呢？因為它的葉片也是單葉，只是裂成兩半，形狀就和偶蹄類山羊的腳印相似，所以它的原名叫做“羊蹄甲”。英人進駐香港以後，一位法國神父於1908年在香港發現這種植物。由於葉片與中國的紫荊相似，所以命名為“洋紫荊”。不知道是不是天意，卻讓洋紫荊成為香港的象徵。假如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兩岸三地能在“紫荊傳奇”的一千五百年後應驗而“應聲榮茂”，不也應合了“分久必合”的歷史軌跡嗎？
(1997年8月) □

感谢赠书（一）

（简化字本用“·”为记,繁体字本以“。”为记）

- 。 鄭雅麗著，《薄海扶林》詩集，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2006年9月。
- 陈永舜著，《语文现代化 文集》，春：吉林大 出版社，2006年9月。
- 。 王晉光著，《王安石八論》，台北：大安出版社，2006年8月。
- 。 陳致 編，《周策縱舊詩存》，香港：匯智出版有限公司，2006年8月。（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策劃）
- 。 陳其光編，《女漢字典》，北京：中央民旅大學出版社，2006年8月。

- 郑定欧、潘小洛编著，《新编今日粤语·上册》，北京：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8月。
- 周海婴著，《鲁迅与我七七年》新版，上海：文汇出版社，2006年7月。
- 孙常 著，《语词汇（重排本）》，北京：商 印书馆，2006年7月。（原书 1956出版。）
- 胡文炜著，《〈红楼〉欣赏与探索》，北京：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6年6月。
- 张成材编著，《中古音与青海方音字汇》，西宁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5月。
- 王镓 著，《语文丛稿》，北京：中 书局，2006年4月。
- 曹德和著，《语言应用和语言规范研究》，北京：文化 术出版社，中 社 科 出版社，2006年4月。

紫 荊 傳 奇

—— 家和萬事興

李學勇*

話說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我們這個東方的老大帝國在滿清統治了兩百多年之後，到了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卻由林則徐挑起鴉片戰爭，把香港割給了英國。也許正如劉伯溫所料，大清氣數已盡。五十年後的光緒二十一年（1895），又因甲午戰敗而把台澎割給了日本。雖然經過二次世界大戰，中國好不容易取消了不平等條約，也收回了台澎，但卻把香港再度落了英人之手。又一個五十年（1949），中國共產黨席捲神州，台灣又成了復興基地，五十年來，台灣和香港的繁榮，與大陸形成了兩岸三地的鼎足之勢。無巧不巧，正在這三地各自蓬勃發展的時候，香港政府卻在1965年熱熱鬧鬧選出了洋紫荊做為市花。難道正應了古時“紫荊傳奇”的故事？

據說南北朝時代有一位星象家吳均。他曾記述一個紫荊的寓言，說：

“京兆田真，兄弟三人共議分財，生貲皆平均，惟堂前一株紫荊樹。共議斫破三片。明日就截之，其樹即枯死，狀如火然。真往見之，大驚，謂諸弟曰：樹本同株。聞將分斫，所以憔悴。是人不如木也。因悲不自勝，不復解樹。樹應聲榮茂。兄弟感合財寶，遂為孝門，真仕至大中大夫。”

一千五百年後，東亞出現了兩岸三地的經濟奇蹟。但是看在G7的眼裏，實在有所疑懼。假若兩岸三地聯合發展，以大陸的人力資源，香港的管理體系，加上台灣的研發潛力，二十一世紀已經不容坐享榮耀。

香港於今已然回歸，是不是吳均“紫荊傳奇”的先兆，也未可知。但筆者知道，此紫荊並非彼紫荊。因為香港的紫荊只是一種與紫荊相近的“洋紫荊”。

說起（真）紫荊，亞熱帶的居民大概都沒有見過。（真）紫荊是生長在溫帶的一種落葉小灌木。春天新葉尚未伸展，就在枝條上開出密集的紫色小花。雖然不屬蝶形花科，花形卻似豌豆。而且葉片單生，與一般豆科植物的複葉大不相同。香港的洋紫荊為常綠灌木，花 既不同於紫荊，為甚麼借用紫荊的名字呢？因為它的葉片也是單葉，只是裂成兩半，形狀就和偶蹄類山羊的腳印相似，所以它的原名叫做“羊蹄甲”。英人進駐香港以後，一位法國神父於1908年在香港發現這種植物。由於葉片與中國的紫荊相似，所以命名為“洋紫荊”。不知道是不是天意，卻讓洋紫荊成為香港的象徵。假如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兩岸三地能在“紫荊傳奇”的一千五百年後應驗而“應聲榮茂”，不也應合了“分久必合”的歷史軌跡嗎？

[編注：本文原載1997年8月30日台北《青年日報》。]

後 記

[編注：“後記”是李學勇先生對本刊第84期第45頁關於“紫荊、洋紫荊”的回應。]

關於“紫荊”與“洋紫荊”名稱的混亂，不僅上海及香港，就在台灣，連修習植物學的“學者”也常弄不清楚。由於香港區旗上的市花“洋紫荊”名稱早已確定，而在亞熱帶的台灣，很少人見過真正的“紫荊”，他們以為“洋紫荊”就是外洋引進的“紫荊”。早把原名“羊蹄甲”認為不太高雅，就把它自然淘汰了。

台灣的“羊蹄甲：*Bauhinia*”據稱有十數種之多。舊書中雖也有“洋紫荊”之名，並未與真的紫荊拉上關係。所以雖有“白花洋紫荊”、“長穗洋紫荊”、“孟氏洋紫荊”以及“黃花洋紫荊”等名稱，但都以“洋紫荊”為一獨立名詞，並不是與真紫荊有血緣上的關係。可是80-90年代的後生分類學家，卻改用了“艷紫荊”、“白花紫荊”等，就成為真紫荊的表親了。

其實，香港最早把在香港發現的 *Bauhinia* 只在單葉的特點上與真紫荊 *Cercis* 有相似之處。因為這兩類植物是豆科中僅有的單葉植物。在認知時就放在一欄。但花的構造相差甚大，不能互相隸屬。不但上海、香港，就在羊蹄甲最多的台灣，也弄不清楚。這也是一件植物學上的趣談了。

（2006年8月29日） □

* 李學勇先生，前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系教授。
* 李學勇先生，前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系教授。